
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是殊途同歸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表面看來，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好像是南轅北轍，因為後者包含了集體主義的色彩，與個人主義背道而馳，但說到底，兩者是殊途同歸，就是變成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封閉系統。

最近不少人都討論過中國的戰狼外交，例如當很多國家指出中國輸出的口罩和測試劑等醫療物資在質素方面出了問題時，中國外交部和商務部反過來說這是人家的錯，四月一日商務部發言人梅新育情緒激動地說這是「抹黑污蔑」，他又說：既然歐美國家如此苛求，「就順你們的意吧！……過一個星期，我們看看你們歐美那些輿論再鬧著的話，會給你們歐美帶來甚麼樣的結果。……歐美這些政客、媒體、輿論根本就無視你們自己人民的生命，以後再要跟中國講甚麼人權，請免開尊口！」

其實，原本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向來以品質優良而聞名天下，但也曾因為安全氣囊出問題而要召回修理二百九十萬部汽車；南韓三星是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商，三星曾經召回了一百萬部 Galaxy Note7 智能手機，因為它們的鋰離子電池可能會過熱並著火。不過，豐田和三星從來沒有指責這是客人的錯。這一次醫療物資事件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於產品的質素，而是在於回應的態度，極端民族主義的弊病之一，就是為了維護民族尊嚴，便敏感地將所有不合自己心意的說話上綱上線。

讀者可能以為這又是另一篇批評中國的文章，其實，以上一大段只是一個引子，本文的焦點是美國的極端個人主義，無論是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一旦走到極端，都會令人失聰失明，失去了自我反省和調節的機制。美國現在陷入空前的困境，這時候人們真的需要反思自我中心如何令整體社會付上沉重的代價。

蕭若元先生曾經預測，新型冠狀病毒不會在美國大爆發，因為除了紐約市之外，美國的其他地方並不算人煙稠密，這推論是十分合理的，星加坡、南韓、香港、台灣、日本的人口密度都遠遠超過美國，既然疫情在亞洲相對地受控，這是沒有道理會在美國大爆發的。但這一次蕭若元大跌眼鏡，亞洲人會自律，但他想不到，美國人即使擁有優越地理環境，竟然會自投羅網。

特朗普反應緩慢，他當然是責無旁貸，但大部分民眾一再漠視專家的警告，我行我素，故此人民亦需要負上大部分責任。套用一句老掉牙的說話：「有怎麼樣的人民，就會

有怎麼樣的政府。」在瘟疫大爆發之前，筆者的家人、朋友和我自己已經常常帶口罩和護眼鏡、洗手、用酒精消毒液清潔雙手及將會接觸的物品，但大多數我們碰到的人都沒有這樣做，即使苦口婆心地勸告亦是徒勞無功。

三月初和三月中是美國大學的春季假期，無數年輕人完全不理會保持社交距離的呼籲，一窩蜂地湧向海灘、酒吧、餐廳、俱樂部、主題公園……。在春假期間，記者訪問一名在邁阿密度假的妙齡女郎，她一連說了幾次：「我要享受，我要得到最好的！」一名年青男仕說：「我是活在當下。」另一名年輕女子說：「在所有店舖關門之前，我會盡力去喝醉。」一位三十歲的女子在網上帖文說自己剛去了一個擁擠的餐廳，她說：「因為這是美國，我想做就去做！」

在三月十四日，一名 Rideshare 司機在互聯網上發布了此消息：「今晚我載送了四批客人，所有人都去了酒吧或俱樂部。第四次之後，我退下來，駛入停車場，跟著抽泣。沒有人隔離，沒有人聆聽，他們還不知道他們正在互相殘殺，絕望的感覺壓倒了一切。」年青貌美的音樂巨星范妮莎·哈金斯（Vanessa Hudgens）在 Instagram 上對她的粉絲說：「即使每個人都感染了（新冠狀病毒）又怎樣，人總會死，這是很可怕……但這豈非不可避免的嗎？」

在國難當前，那些飽受高深教育的年青人所關心的事情，就是要享受人生、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做就去做。筆者對這些回應絕不感到奇怪，我從事教育工作很多年，我觀察到現存的制度和文化正正是鼓吹了這種不理他人死活的極端個人主義，很多學生都十分敏感，為了維護自己極度膨脹的尊嚴，他們不願意聆聽老師善意的批評，只想聽到令自己感覺良好的說話。在求學時期他們沒有培養出尊師重道的態度，那麼你又怎能期望他們會尊重疾控中心的專家意見，或者考慮到自己會將病毒傳播給別人的後果呢？

戰狼外交和「想做就去做」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美國人無非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路遙知馬力，在歌舞昇平的時候，我們不會察覺到自我中心帶來的問題，但當試煉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得很清楚吧！很多評論家都指出，經過這場浩劫之後，世界將會很不一樣，我希望世界真的會永久地改變，而不是故態復萌，我們能夠痛定思痛而醒覺過來嗎？

2020 年 4 月 3 日

[**更多資訊**](#)